



詩經主意默雷二卷

漢陽

李若愚

愚公

定

豫章

何大掄

元士

著

邶衛總論

衛自康叔七世至頃公。當周夷王時政衰。變風乃作。者各有兩傷。邶與鄘皆衛地。故皆屬衛詩。閔睢立夫婦之極。故為二南之首。栢舟教篇。遭夫婦之變。故為變風之首。又曰。邶衛三監之故墟也。卒并于衛。孔子錄詩。宜若可沒邶鄘矣。必存之。存三監也。存三監所以存殷也。武庚之誅。仲尼所不予。

詩經默雷

國風二卷

一



故存卬廊以致意焉。

卬風大意

相舟綠衣以嫡妾易位而莊姜善處變無愧閔睢鵲巢之化。故居卬首日月之詞切矣。終風之望殷矣。獨柰何莊公不悟。故燕之以臣弑君擊鼓以下離上。凱風以妻二夫中間若雄。雉知德行善業知禮義。谷風怨而不怒。莊姜化之也。式微之流離。旄丘之望救。見無恤鄰之仁。蘭兮之吟。人北門之交。謫見無禮賢之道。而衛士之兆已見于此。况新臺之蒸婦乘舟之殺子。靜女之宣淫。北風之去亂。而慈水不得適于父母之

語脉

悲哉別離之際。別而而相憐。其苦猶可言別。而竟相棄。其

苦不可言。蓋足雖外移。而心轉內向。行已甚緩。而猶疑水亟。

成者其送我乎。第念遠別者必遠送。其相送也。而若是其通。

乎。門內之送。何易竟。行甚遲。而忽已盡矣。門外之景。何相迫。

心雖違。而忽已到矣。枕席誠難。後薦庭戶。亦不少留。生既不

得同居。死亦豈得同穴。予始以天下之苦。莫茶為甚矣。以今

觀之。茶奚啻非苦也。其甘直如蔗耳。世人皆知甘蔗而苦茶。

亦或知甘茶而苦乎。乎而究竟所以絕于者。惟新婚之故耳。

夫伉儷久諧。則舊婚應為兄。而新婚當為弟。然寵愛方隆。則

新○婚○照○為○兄○弟○而○舊○婚○反○置○若○路○人○矣○此○夫○亦○負○心○人○哉○

三帝

**青○趣** 涇之河以合流形之而河假令于其止視之未始不清也

色之衰以新婚形之而衰假令略色而求之未始無可稱也

下四句蓋身所經理觸念難忘真有自嘆自絕情事低回不

堪多讀

**語○脉** 涇以四句正見夫為顏色之衰并棄德音之善欲戒新昏

者猶恐其不忘其家之心也哉梁比閨中處我筍比閨中事

我躬三句不必說禁只是無聊而自嘆之詞毋道轉語似于

國也為秋所感豈偶然哉

栢舟全章

**音○趣** 栢舟為不得於夫而作其辭旨凄婉和平有憂而無怨未

曾露出不得于夫一語而止云愠于群小且疑其何為而見

温而曰胡迭而微此所以為賢婦人也玩匪石匪席語氣亦

是自揣自度非自矜之詞其曰匪鑿不可以茹而心之不可

轉不可卷儀之不可選乃其鑿之自如處也

**語○脉** 人生不幸而為婦人婦人不幸而不得于夫也百年之苦

樂不能為主一身之俯仰無地自容故堅莫堅於栢舟今也

中流之汎。苦莫苦於見棄。其能免於般憂之耿乎。非無  
酒也。無如耿者何也。又非鑿也。不知汎者何也。豈無兄  
弟。難為據也。且往愬乎。逢其怒矣。從來意遠之。卿疎遠強相  
依附。窮愁之日。親戚化為路人。然而不敢怨也。知有自咎而  
已知有自咎其心。自咎其威儀而已。然而不可轉矣。不可卷  
矣。復不可選矣。即不敢比德於古之賢淑。或亦少有當於君  
子之心。而善者自善。彼不知其善也。君子既已遐棄。群小遂  
尔。生心百相愠也。百相閔也。百相侮也。無可告語。祇自靜中  
思耳。寤寐不忘。不覺其撫心而嘆息。日耶月耶。胡其迭而微

耶。尊卑有等。即不能甘貞。一自夫又不忍。絕真如不幹之衣。  
而不能奮飛者。亦惟守此心。守此威儀。聽之君子而已。

首章

吉。匪舟以載物。婦以承夫。故以為比。必曰。栢舟者。取其堅緻。牢  
實。便寫有可取意。不特重飄泊已也。味一亦字。多少含然。耿  
耿四句。一直說下。憂而曰隱。有未易語人意緒。人有所憂。  
則其心耿。然惟于憂之路上。分明耳。其他固不及也。婦人  
之憂。最隱。向人說不出來。加一如字。悽愴更深。  
語脉。微。戒。無。酒。二。句。較。金。罍。兕。觥。之。意。更。婉。更。切。古。詩。云。火。照

西宮知夜飲。分明複道奉恩時。所以對酒而愈增悲嘆也。只說微我無酒。而不說非酒所能解。意味甚長。

二章

音趣。不可以茹。只寬，就不能揣摩物情變態說。暗引起下章。自反意以自事人。原無以兄弟為據之理想。而見憫度無故。疎棄之情。猶可稍紓耳。怒非情薄。是以正義相責。不可把兄弟說壞。一逢字最妙。正是透達其窮之意。于言外想其無聊之致可也。

語脉。內既不得于夫外。又不得于兄弟。情之無聊甚矣。而皆無

怨言莊姜所以為善處變也。

二章

音趣。自反無闕。乃自如之意。心儀非兩平儀亦從心發也。匪石

二句。言心之堅貞。不轉徙以是。淫也。匪席之句。言心之平正。不曲意以為狗也。隸。二句。言儀之皆減。不可棟樑取舍也。

語脉。夫婦固有雍和之義。婦德不泯。雖勿恤之可也。然幽憂之

餘。固嘗深自省念。心則貞矣。貞莫如石。可得而轉心。匪石也。確乎一念。可以持終始。則其貞亦至矣。又或者心之不平。耶。平真如席。可得而卷。而心匪席也。坦乎一念。可以應火。

暫則其平亦至矣。又或者威儀之不中耶。抑又隸乎其富。直如青絲絕清如  
玉壺水何。始宿昔。竟情悵。坐相仍。正是此意。  
鳥周旋皆威儀之著。而常度存於不忒之餘。動履皆法象之  
形。而從容合乎中正之外。雖善為媒孽者。不能改其短。雖精  
於決擇者。無從指其疵。則威儀善矣。婦人而三善備為而夫  
者。獨不醒耶。

四章

**旨趣** 愛心四句。皆失意無聊之情。根自反無缺。而不得所依。來  
此群小。惟然相得。久難自寬矣。而見我無依。方且以愠遇  
我。及若過于彼者。然由此媒孽中傷。是謂親閔。由此而褻慢

侵凌。是謂受侮。其加于我者甚多。其受於彼者不少。且不止  
一朝一夕。一言一事。如此。豈情所能堪。所以思之而拊心  
也。

**語脉** 夫既不以我為妻。則妾亦不以我為嫡。觀閔受侮。正愠于  
群小之事。耿之不寐。故寤群有標。辟是手拊心。標手有標。然  
之狀也。

末章

**旨趣** 此以天道之失其常。比人道之受其變。日無迭微之理。故  
着一胡字。如匪澣衣。煩寃潰冒之甚也。靜言思之。安能脫然

而無累也。不能奮飛。猶俗言擺不脫之意。舊說以為義不可絕。恐未是。

**碎義** 此重日不宜虧。而今亦虧一邊。蓋言月宜虧也。今日亦虧。便是迭虧。迭猶言翻轉。是把常道反轉了。日月非真更迭。而虧特以已意假說言之。全詩語意俱要摹他卑巽婉曲情態。不可露激切話頭。

**附** 參莊姜不得志於夫。而無怨夫之意。不見禮於兄弟。而無絕兄弟之情。不見愛於衆妾。而無怒衆妾之心。而所以自反者。惟知心志不可以不專。一威儀不可以不閑。習使惡我者無

得而簡擇。怒我者無得而瑕疵。亦可謂善自處矣。此所以居變風之首。大凡臣之不得於君子。不得於父弟。不得於朋友。之不相信。皆當以此為法。如屈原不忍其憤懷沙赴水。此賢者之過也。賈誼云。歷九洲而相其君。何必懷此都也。又失之遠矣。讀詩須合如此看。所謂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是詩中大義。不可不理會得。

綠衣全章

**音趣** 綠黃淒風之喻。莊姜只是自嘆。並無尤莊公之語。但首二句。是憂其遭變。下二節之思。即思以善處其變。通章須看憂



思二字

前二章

旨趣綠衣黃裳。喻幽顯之失序。綠衣黃裳。喻尊卑之失等。此是

綱常顛倒。分垂亂宗社之實禍。恐從此而方長未艾也。故憂

之不能已。不能亡。不可看。作憂一已之失位。

碎義婦人衣夫者也。夫人位中宮黃者。中央土之正色。雜以青

則為綠。青木氣也。木尅土中宮。所以見逼于榮葉也。黃綠

皆自然之色。不可相異。貴于各得其所用之道耳。最得作者

婉約至意。

末二章

旨趣喻妾之所以尊。是已之所以幽微。俾無訖。謂處夫婦之變。須

委曲以全其道也。獲我心。根無訖。來謂我意定于如此。而考

諸古人與我相合。真能先得我心之所求也。只一味有盡更

不。管他。淒風之變。正是景行自勵處。綠衣本妖艷。况人情

經手治者。自然鍾愛。締結本涼薄。又遇淒風。自然見棄。然綠

雖可愛。畢竟是間色。絲綵雖棄。于一時而貴重之質自在也。

語脉蒼黃相錯。被服者賤。烏絲則必治。人情乎。女之于嬖妾也。

亦若是則已矣。雅艷參而世態見。狎昵售而貞正羞。始不工

謠詠之謀而後乃效入宮之妬。古人諒不如是。其以賈尤也。思無就不得不思。古人也。寒温一視。懷舊者有焉。締綌當風。物理乎。婦之遇終風也。亦若是則已矣。盤錯試而利器別。歲寒交而松柏知。初不解取容之謀。而終乃脩受侮之怨。我心何以吊古。其以有獲也。獲我心。不得。不重思。古人也。念綠絲則思見治絲。則思我不就治絲。我可無就矣。念締綌則思見淒風。則思我獲安淒風。我心實獲矣。吁。莊姜真可以風矣。

燕上全章

旨趣戴媽之歸以桓弒也。別為非常之別。故痛為非常之痛。但

當時子弒國危。既不忍言。而州吁阻兵安忍。亦不敢明言。故只叙別離之感。而言外之痛。自隱然矣。末渡叙戴媽之為人。如是其別已自不堪。復提出先君之思。于當日情事若隱若現。最為淒婉。讀詩者當自得之。大歸者永不反之詞。謂棄廢而不復來歸也。

碎義燕上。一詩作于送別之日也。以為邦家不造。喪故相尋之

子行將與衛絕矣。離別之間。感慨係之。何以為情哉。燕上。于飛。則差池其羽矣。决不能挽之子。之子歸而思之。子之遽去。手於是遠送於野。鳥念去者無還之年。而言外有感。念送者

有別之日。而心中有悲。竟不知其涕泣之如雨矣。傷哉去也。  
燕飛之韻。頗如助傷悲也。遠而將。而瞻望弗及。則有佇立  
之泣而已。傷哉去也。燕飛之鳴音。如助嘆息也。遠而送。而  
瞻望弗及。則有勞心之思而已。其如仲氏何哉。思其入而不  
見。則泛而想其德。猶然在望矣。又泛而想其言。猶然在耳矣。  
以恩相信。是其任也。而塞焉。淵焉。則於秉心得其蘊焉。終温  
且惠。是其情也。而淑焉。慎焉。則於持身得其標焉。且也。先君之  
前。所謂愛人以德者。非乎。賢哉。仲氏。寡人之薰其德者。何如。  
寡人之沐其情者。何如。而今固杳乎。不再矣。然則南送之遠。

立之位也。豈私情也哉。夫不言子弒。而言思念之情。不言  
國危。而言別離之恨。吾固知燕之詩。言有盡而意無窮也。

前三章

旨趣。燕每雙飛不離。故重言燕。以為與羗池其羽。與彼此相  
離異意也。頡之頡之。與已與戴媽。出入前却意也。下上其音。  
與今日言意。激切不盡也。涕泣佇望。勞心是感慨于子弒國  
危。有無限意思。但不便說出來。

語脈。婦人迎送不出門。別有深情。是以遠送。此別堪為慟哭。佇  
立有去者已去。送者未回。躊躇歧路。情景初則泣涕如雨。繼

行者重行○行與君生別○離

則佇立以泣及望之不見而茫然以失○此時目斷行塵無淚  
可揮矣○所謂寔勞我心也○寔字絕有味○政見無限苦楚都在  
心上而口說不出亦微逗下思其賢意矣

末章

音趣

此亦從別離淒楚中想像他許多好處出來任者恩意相  
孚在平日嫡妾相與上單提任字便見感念因而念其立心  
如此持身如此○淑慎謂善能謹守其溫惠即其事也○心之  
塞淵又溫惠淑慎而從出○終字亦要認先君二句是追憶其  
平時相勗語此意的是所見者大○所期于莊姜者遠而又深

合莊姜本懷故最可念

碎義

天下未有當別離之後而不隱然思其人○亦未有思其人  
之賢而不惻然增其感○陳氏行矣○追慕當年君子棄我仲氏  
則以無說者○諒我群小侮我仲氏○則以無遇者○信我又能塞  
烏洞焉○立心如此其實而深○溫焉惠焉持身如此其淑而慎  
且也以先君之思為寡人勗焉○蓋懼以存亡改節則為此言  
以堅其節○憂以死生易志則為此言以勵其志○當此時而念  
此言因以此言而念此人○何昔之能最寡人者而今之又去寡  
人故今日思任只則泣傷恩信之不可以再邀○思塞寔而溫

問江深淺應知遠別情

惠則泣。哀身心之於。是而契濶。思規誨而勸勉。則泣。悲德音之。從此而不作。其將以何為情狀。

日月全章

**音趣**

此章反覆咏嘆。皆望之之意也。不可認作怨詞。每章俱于末二句見之。呼日月者。取其容光必照。有以燭閨門之隱也。其呼父母。亦是呼日月之詞。曰古處。曰相好。與碩報良述等意。俱根定字來。蓋惟心之不定。所以不我碩。不我好。不我報也。碩者。眷碩也。和者。和好也。德音。是言詞碩。我則笑之類。然皆出于戲慢。故曰無良。述者。循也。不循義理。即所謂不古處也。

也。讀碩人詩。莊姜初來。即不見答矣。非始有恩意。今復忘之也。父母二句。真婦人女子之語。而意則寔指夫之不得。蓋未有女子從人。而父母養得終身者也。

**語脈**

呼日月而但云照臨。下土尊之。詞也。呼父母而遂言畜我不卒親之。詞也。一章云寧不我碩。二章云寧不我報。三章云俾也可忘。詞雖緩而意則切矣。四章言報我不述。言公雖有答我之時。而却不循乎義理也。看來始終皆不見答。而猶有望之。意是其性情之正也。

**碎義** 觀綠衣一詩。所謂我思古人。則于此嘆莊公不以古道處

一已者宜也。自處以古。人為法。而望人以古。道處已。是其賢也。德音無良。註作美其詞。非也。觀谷風詩曰。德音莫違。白華詩曰。二三其德。大凡婦人望夫待已。皆慈。于德音。即所謂以恩愛相接也。呼父母者。猶大舜號泣于昊天。于父母之意。

終風全章

旨趣。此詩說風霾曠雷。即是說莊公。與他處比。体不同。須体会。不敢斥言口氣。首言狂暴。次言狂惑。皆一句為比。三言狂惑。不開四言。狂惑愈深。皆二句為比。意雖一步進。一步而為首。

擬一終字。已含復蔽愈深意矣。

語脉

天下惟昏曠一等。人終日在醉夢中。不過一癡迷漢耳。惟

有一等似情非情。似顛非顛的人。最難捉摸。故此詩中曰。狂暴曰狂惑。曰狂疾。皆曲狀。莊公之為人。是個瘋顛癡蠢之兒也。古曲曰。君王是個莽男兒。怎會紅粉枝。異姿。即此流也。頑我則笑。可見原無笑意。古曲曰。常得君王帶笑看。謂新承寵澤故也。既不見答。安得有笑。可見寔不曾笑也。至于譁而浪笑。而傲則曲盡。狂夫之情態矣。惠然肯來。與此一例。悠悠我思。非止冀其來也。正憂其狂惑之何時已也。狂惑暫開。在不

旋日內看出。開者暫而蔽者常。則陰曠如故矣。憂能傷人。故感傷氣閉。而成嚏。不須帶風霧說。寤言二句。不平。各重下句。總是憂之。非恨之也。願言則嚏。猶甘心首疾之謂。

**碎義** 狂風不及夕。今終風且暴甚矣。然猶見日也。霾則晦霧于于下。曠則掩曠于上。不見日矣。又積而成虺。之雷殊無霽期矣。以比公之狂惑。有加無已也。

擊鼓全章

**旨趣**

東門之後五日而還。非久後也。詳味詩旨。乃是伐鄭之令。初下而行者。哀怨決絕之詞。曰不我以歸。不我活。不我信。咎

痛恨州吁之言。俱不作實事講。

**語脉**

昔州吁好兵。既以兵之力。篡國復欲以兵之勢。牽隣陳睦。

于衛且徵其甲。而與鄭携。宋隙于鄭。且遂以賦。而除宋偏。皆

孫子仲之謀。擊鼓鏜然。此何以故。衛恃二國之銳。而推以為

鋒。鄭畏三國之堅。而却而重閉。勢不得踴躍用兵也。然寔非

踴躍用兵也。是爰居爰處之師耳。豈其伐入而喪馬求林。以

游是役也。心志不固。一可敗也。紀律不嚴。二可敗也。豫備不

設。三可敗也。契濶之望。絕借老之約。虐疲民以定身。縻軍以固

位。此寔難矣。雖平陳與宋。可恃無恐。然陳宋亦有難知者。厥

後難發于陳。以終焚絲之局。禍延于宋。以貽焚火之憂。南行者。猶有相與執手。以觀三國之變也。夫行弑則一夫操兵。有餘鎮。亂則四隣連兵。不足州吁之好兵也。未絕鼓音。其驅已。蒙鼓矣。

首章

首章 擊鼓用兵。非戰時事。只言從軍之所為如此。擊鼓踴躍。狀見州吁喜兵。生事之態。見非不得已之師也。土國城漕。非獨安也。以南行較之。則安矣。言彼雖勞苦。而無鋒鏑之憂。見己之尤苦也。

語脉

人情耳。不聞擊鼓之聲。身不親踴躍之事。夫誰不願之。今而自言其所為。蓋危之也。土國城漕。勿就役使。不均說。蓋說均勞之中。而此後尤更苦也。

二章

首章

首章 方出師而以危亡為憂者。人不樂為州吁用也。主帥而呼之以字。輕之也。平陳與宋。見有國以助之。必起兵。朕禍結之事。觀此氣象。大約不我以歸矣。能不憂哉。

碎義

昔公子州吁者。禍稔於戕。君思定位也。乃徵福先公。以修其怨。志深於得國。思和民也。欲求寵諸侯。以合其黨。由是選



將於朝則曰孫氏也。屬以閩外之權。出兵於農。則曰子仲也。畀以師貞之吉。夫其從之而非徒也。亦惟平陳宋以伐鄭耳。夫鄭雖吾宗。而怨不可以不報。衛雖鄭匹。而助不可以不多。修辭合好。非特資於蔡。而陳侯亦與同志。申之盟會。共成與國之歡。講信修睦。非特藉於魯。而宋公亦與從事。重以約誓。遂協比隣之好。統列國之兵。而藉其力。以成嚴位之謀。將謂收功於萬全。而安忍無親。如弗戢之患。何合諸侯之衆。而藉其援。以就圖國之志。自謂決勝於一舉。而阻兵無衆。如自焚之災。何夫選將以行師。合隣以討敵。謀亦狡矣。而民志不從。

孫子其甚黨惡乎哉。

三章

肯趣居處二字。畧有辨居如宿食屯住之類。處如進止坐立之

類。居處有常。控御有法。此兵律也。三個爻字。皆有聊且之意。

語脈此章乃自陳急緩之狀。蒙上憂心來。無關志是說詩者之

詞。非軍士口中語。將軍分虎竹。戰士卧龍沙。則與居處者

異矣。征馬向邊州。蕭蕭嘶未休。則與喪馬者異矣。氣息奄奄

全無起色。故下文遂言決絕之事。

四章

言終與言  
**肯**趣。追言室家之約。只疊下說。下死生契濶。是誓約。渾成語。執

手二句。即成說時。續續叮嚀。不作兩間。

**碎義**。契濶。即是別離。猶云生死離別也。原平。下開說。而下則互

文。查應故不我活。即是死。因濶而死。即是死。生契濶之成說。

不遂也。末章總頂上章。不必以洵字止。屬借老

末章

**肯**趣。活字映上死生字。言往而致死。不得活矣。末句信字。即是

信字。謂吁嗟爾哉之濶絕也。而不得活矣。吁嗟如是之洵不

得活也。又何信誓之有矣。兩不我字。正答州吁

**碎義**。醉卧沙場。君莫笑古來征戰幾人回。即不我活也。可捨無

定河邊骨。猶是春閨夢裡人。是不我信也。嗟。生民誰無妻

子。如兄如友。一死沙場。一怨空閨。無名之師。令民舍寃。固若

此乎。

凱風全章

**肯**趣。此詩總是有責之詞。幾諫是後人解詩意也。若當日以自

責為幾諫。則為矣。非孝子也。母本以淫不安其室。而曰母氏

勞苦。曰莫慰母心。不獨引為己。非亦寬為母地。真孝子之言

也。

語脈首節喻母育子之勞。以引起為子者當安分以報之。次節以下興已畢無令人。致使母氏勞苦莫能慰母心。言若有人尚豈不能慰母之心。而反致之勞苦哉。通章止勞苦二字。畧言之。謂其勞而不安。苦而不樂。孰貽之勞。孰貽之苦。此七子自責本心也。昔日幼勞。今日勞。皆我無令人以慰母心。故耳。故末以莫慰母心。總煞之。

前二章

首章言凱風棘心。而下句無應。故屬比。次章言風與棘。而下又以母與子應。故屬興。相似而不同也。幼勞以鞠育言。

見母恩甚大。不可不孝。故曰自責之端。

語脈取喻凱風有長養之義。比親之養子。有乳哺之恩。棘心以

比子之未成也。就幼時說。棘薪則長養而成材矣。但非美材。風美而材不美。故以興子之壯大而無善也。聖善亦只大槩言。其有慈和惠愛之風。就女子思育養子一邊說。不必太說。到好處若太說。好則無不安其室之事矣。舊說謂明睿通曉。等語不可入講。無令人猶云非克肖子也。

末二章

青趣以寒泉起興。取其有清之意也。以好音起興。取其聲歆

感動之義也。兩言有子七人。見其中亦宜有一人能養。且悅者而今無有也。母氏勞苦。直指子不能養。與上劬勞不同。末章莫字。全是自怨艾意。

**語脉** 吾觀凱風一詩。一門昆弟皆舜耕歷山氣象。蓋善處母字之變。惟知自怨艾。而不敢以懟其親也。雖然此詩之不顯親。惡人皆能言之。而謂語中有意于隱名傷孝子之心。

唯維全章

**首趣** 全詩以懷字為主。末是善懷處。首言阻隔。只是遠行。次言寔勞我心。三言悠。我思俱含恐其不能自善意。直至知德。

之。臧則伊阻者不遠。不來者能來。而懷思可以寬耳。

**語脉** 婦人而獨居。憂思為其阻也。此阻字最宜深味。阻則風塵。

鞅掌不若。唯維之自如。故思而勞阻。則寒暑載離。不似日月。

之旋轉。故思而久阻者。隔也。阻對通字看。身雖阻於外。而

世法須要通。則不阻。何為不臧也。

**碎義** 此不是夫婦。蓋常離別之詩。蓋其君子在外。而天或履憂。

患其室家。非惟思之且憂之。非惟憂之且為之求善處之策。

現自貽伊阻一語。可見實勞我心。悠。我思。從自詒伊阻。生

來百爾。君子四句。又從勞心生來。所謂善處之策也。道之云。

遠。辱。云。能。來。着。婦。人。自。言。方。妙。有。深。情。念。其。久。後。而。不。得。歸。  
但。得。保。全。亦。幸。矣。此。正。思。之。最。深。切。處。王。風。苟。無。飢。渴。亦。此  
意。

首章

**首趣**。物。性。自。如。君。子。乃。自。遠。盖。反。與。也。自。詒。就。大。義。說。勤。王。許。  
國。臣。子。所。當。自。盡。者。故。自。詔。阻。隔。於。外。耳。玩。自。字。象。是。負。氣。  
矜。智。懷。臂。功。名。之。人。故。以。不。求。不。求。望。之。

二章

**首趣**。物。以。飛。鳴。而。自。適。已。以。思。念。而。勞。心。此。與。到。底。處。矣。二。句。

連。者。猶。曰。誠。哉。此。人。之。勞。我。心。也。凡。阻。隔。遠。行。犯。患。皆。是。他

勞。心。處。

**碎義**。嘗。觀。熙。明。之。朝。民。無。流。離。之。苦。洪。鈞。之。世。物。無。急。迫。之。虞。

雅。今。雅。今。久。已。脫。入。世。之。箱。籠。而。乘。長。風。以。上。下。然。而。物。性

自。如。而。我。懷。人。反。不。得。自。如。也。雖。忠。臣。報。國。臣。賊。所。當。自。盡。

而。室。家。永。隔。別。離。亦。所。關。情。回。首。而。天。各。一。方。已。有。兩。處。參。

商。之。感。獨。居。而。沈。寐。待。旦。能。無。斷。腸。白。頭。之。悲。君。子。自。阻。我。

懷。自。切。君。子。之。勞。其。身。而。我。之。勞。其。心。瞻。雄。雉。之。泄。其。

上。下。而。能。不。轉。展。動。人。思。哉。

三章

**旨趣** 日月旦暮所見。最足動人情思。故只見日月之往來。便思君子之于役。不知幾更日月矣。日有朝夕。月有晦明。俱無往來。說日月有往來。君子獨有往而無來。情緒萬端。會蓄無限矣。

**語脉** 夫婦之相與。不知何以全其無別。有別必思。有思必望。情豈能自已。願視日月之影光。而思與之會。不覺動於中。去者日以遠。居者日以思。行者不知反。思者不知止。悠而已。夫使道正於里隔。則東載而來。歸亦不難。彼其山川之崎嶇。經

歷亦遠矣。使道可以日計。則我往之幸。至或有之。彼其道終之且長。馳驅亦甚矣。曷云其能來也。其去甚遙。其來何易。夫豈咫尺之故。而謂其忽焉至于斯也。昔憂其往。今憂其來。夫豈尋常之間。而謂其倏焉旋于斯也。日月雖自為照臨。難為其思矣。君子即不我遐棄。無如其遠矣。彼君子兮。何時而至此哉。

末章

**旨趣** 說其夫而云百爾者。言必同儕。皆知善處。方能共全也。德理之得於心。而可常行者。下不枝。不求。皆自心之所行。上言

之不知者猶言得不知也。何用不滅。言用此心無不滅也。伎是害人。求是求人。不伎不求。總是忘人。然必須忘己。方能忘人。不可以人已分。貼伎求此心。凡處利害功名爵賞有益大小厚薄之間。俱要渾忘。此念則人已之間。而忘則兩得。故何用不滅。然須是善處人。方能善全己也。

**語脉** 閨人之思遠。道真游子之思故鄉。異蓋行者思居者。不免見女情深。而居者思行者。轉恐英雄志短。嘗夢繞君子之旁。魂飛伊阻之餘。而覺夫萍梗偶聚。共一形骸。各一肝胆者。豈一君子哉。嗟。百瀟君子其展轉于予哀也。久矣而亦有以

德行告者乎。無曰吾萬里辭家。而爭者名之高也。一身孤寡。存資者實之厚也。且時過感則當殺。不妨冒險。以復尊處。孤潔則招忌。不妨居實。以佐虛也。伎則善去之。求則俗惡之。吾且。不喜善立功也。而喜善居功。吾且不願善爭名也。而願善。遊名耳。夫情欲即伏鋒鏑。便身者寔為戕身之根。而平情便自合理。修德者寔在超悟之界。伎求兩忘矣。而猶不足以自完哉。

匏葉全章

**音趣** 匏葉刺淫通章旁引托喻。而未嘗直指其人。陳說古義而

未嘗一及今事譏刺之意。隱然見於言水。首言濟渡當度淺深。次言濟盈不濡軌。是不度淺深也。末言舟人招人以渡而亦必須友而從。豈可徒冒濡軌之凶。而失屬楫之宜。故必如古禮之行于水。未泮方可濟水。是本章設喻貫串意。第中間有鷺雉鳴與雍、鳴雁反照。

語脉。鮑有苦葉。喻婚媾之約未定也。濟有深涉。喻先王之防甚嚴也。此時而循禮以行。是深屬淺楫之常道也。此時而極欲以往。是濟盈雉鳴之邪說也。古禮現在則永泮不為後期。何必汲汲。正耦有定。則問渡自有我友。何必非類。欲動則必害理。

懷春則當求偶。而今者從非其正。則蕩然無後顧忌。而盡反人道之常矣。

首章

音解。凡鮑必經霜落葉。方可佩以渡水。深涉又必須用鮑。此時豈得為急于求濟。以身試不測之淵乎。濟有深涉。是水之深而不可涉者。下則就可涉之中。又有淺深。蓋深涉不可渡。則深于屬矣。屬言深者。對楫之淺耳。蓋可屬則亦不必用鮑也。

語脉。吾觀今之人。苟情有兩至。即天下之大。開不恤踰矣。誰



量而後入竊有感於涉水者吾聞既濟有思患之防謂有其具也。未濟有辨物之慎謂就其淺也。乃今匏則有苦棄非可用之材。濟則有深涉非嘗試之地。涉者於此當有旋其面目望洋而嘆戒其衣。如知難而退夫唯不遇深未二句仍移他則屬耳。惟不遇淺淺則揭耳。淺深至變未以身試之而淺深異宜先以心不要嘗之。從水之道而無所私即迫濟之情而無所徇。彼匏有苦葉濟有深涉則何濟之與。有况人各有偶峻於深淺禮之再設嚴於屬揭。從懷如流則淫僻之罪多矣。舊防皆毀則夫婦之道乖矣。寒裳濡足得無悔耶。

二章

首趣雉朝雉而雌應之物之常也。濟方盈而車不渡事之常也。今日以車濟盈以雌求牡何其悖哉。雉鳴之譬有禽獸不如之意。

碎義上二句提起不濡執求其壯方是比淫不度礼義非耦相從二語最重。往說以首句喻淫者繼欲次句喻室女之懷春的非本旨。此意在下二句內。

三章

首趣納采用雁是唱隨有定正意。納采乘旭是光明非曖昧意。

歸妻在冰泮後此納冰之禮迨冰未泮而行之此正從容于

禮法之場者然也

言脉先王緣人情而制婚禮即以婚禮而坊人情古者以婚姻

嘉禮也將全德之是觀豈其幣聘之不修將偕老之是期豈

其結盟於臨事矧始而輕合未有終而可責以婦順者是以

俯察物理於鳴雁而象其匹觀化陰陽於旭日而卜其早異

日者琴瑟唱和相隨諧伉儷於百年則鳴雁始兆之矣明星

珠旦相徹執婦道以代終則旭日始基之矣顧蔑禮而野合

抱女貞者恥之刺日而修幣有矯節者羞之於是乎納采於

先合昏於後必不以百載蘋蘩之托驟舉於蒼皇必不以數

世宗祧之寄為且於旦夕迨桃夭而議禮且思其晚矣矧白

茅有吉士之誘雖標梅而卜吉禮而不載也况多露有遠訟

之羞蓋閨門之慙德由苟合始故先王愛以節而人知廉於

色縱欲以滋垢由躁心始故先王愛以豫而人不二其操此

可愧天下之懷婚姻而即淫逸者

末章

旨趣上節於迨字上見不迫此節於頌字上見不為朋友之濟

川正可與夫婦之居室對觀當看我友是何友若非我族類

即非其招而不往也。

語脉謂之招。則以素不相謀之人。傾蓋同舟。深屬淺揭之。宜勿之度矣。後以素不相期之侶。握手相就。濟盈濡軌之義。勿之問矣。夫可招而來者。必可麾而去。異日渭濱涇濁。有復相念者乎。招之而至者。究將不招。必自至。就此寒裝。濡足有能為類者乎。試一恍然神族。佇然遙需。令共濟者。知渡口爭先之時。猶有人焉。徘徊中途。不忍使夙訂之情。委諸逝水。是亦中沉之砥柱也。且全知天下風流波靡之術。猶有人焉。結契同心。不欲使同舟之朋。盡成胡越。是亦狂瀾之障也。也。彼妻濟

者果何從耶

碎義大凡情欲之際。急乘之則事裂。徐抑之則念平。此一足明深之非。而須之得矣。彼淺深弗問。水泮罔聞。母亦不能須。以至此故。比之涉水者。以醒之章內首尾。俱以涉水為言。異因人之易明者。以曉之也。

谷風全章

旨趣

此詩重看德字。治家勤勞。亦德中事。篇中屢言德音。見已無可棄之罪也。首章先論夫婦常理。見不當以色故棄之。二章言見棄之事。三章推言所以見棄之故。為不取其德也。四

童乃自道勤勞以見其無可棄。五章又原夫之不有其德者，  
 由其本心拒却其善來。但念勞于貧苦之時，而棄于安樂之  
 後。人情尤不能堪耳。末章又言夫之忍且薄，因追念其來時  
 之厚而怨之深也。須知下教章又抱括在首章內，須細看。  
 語脈谷風之作，夫之薄其婦也。婦果一無足取，即棄捐亦所甘  
 心。而婦有德矣，德何在？治家之勤勞是也。竭百勤劬，不過為  
 居室尋生計耳。至以所與共憂患之人，至安樂而懷棄也，則  
 心有大不甘者。况乎以新婚之故，遂棄舊好夫，則忍矣。分明  
 重色而輕德矣。採葑菲而忘莖之異，愛新婚而厭吐之清，讀

谷風一詩而不太息者，其人必薄于夫婦之誼也。

首章

首章

陰陽之和氣，嗟則為風。濡則為雨，非風所致。然谷風至

夫婦一小天地。

陰陽和故言以陰以雨。龜勉同心，有要之于久意。龜勉兩相  
 忠告之詞，欲成家不得，不如是耳。同心二字，與下洿漬相反。  
 葑菲以下始露德色，意德音。泛就婦人身上說，亦不外下治  
 家勤勞意。莫違者不改其初也。言苟如是，亦足以偕老矣。  
 同死二字，有許多悽惋。知為生之難，則不可拋之于死矣。  
 語脈不宜有怒。宜字要重看。言其宜有者，在心不宜有者在怒。

藉菲之下體。昔曾美矣。而美而兩容之。此人情所易。而惡而兩棄之。亦物理所宜。今也偏善之內。而與惡並棄。偏惡之內。而善亦見遺。則情之所不甘爾。同死者。偕老之約也。中道相棄。則吁嗟信兮。不我伸兮。而怨斯作矣。

二章

**肯趣** 行道四句。正見棄時事。有違者。心與足違也。薄送我畿。亦是忠厚語。逐之則不渡送之矣。誰謂二句。以彼此相形。為比。與平常比辭異。語意若云。如我今日所遭。乃真可謂替耳。形容新婚之樂。止以形已之太苦。不要補不見恤意味更深。

屬望之意  
絕意乃其不能絕意之甚者。此已引治家之端。下遂舉其事。盡言之。來漢寶去妻。與夫人書曰。衣不厭新。夫不厭故。彼衛何人。而居我處。即此意也。

四章

**肯趣** 治家恤鄰。就相夫說。以治家為主。恤鄰。總是治家中事也。手足並行。不是寔事。特形容其急遽。如此。甫旬救之言。盡力也。凡于民有凶禍之事。隣里尚盡力拯救之。况我于君子家事之難。易乎。固當勉。以疏喻親。地如此。解似于婦德更切。



原件短缺

P27

語脉有淺有深者必至之理。執一辨以求濟必不濟矣。故深則  
方舟淺則涿游。變通之權也。有無而電強以求則有者益求  
為可繼而亡者更求為有也。有喪而匍匐以救患難而通之  
以情也。首章所謂德喜三章所謂心之可取。後章所謂我德  
此于此章見之。婦人備言及此。正見其可取而無可棄也。  
治家說到危民有喪。上豈是尋常婦人家務語。

五章

首章既阻我德二句。是推不我德。怙之故。重其心却之上。昔有  
即何有何亡時事。恐字心事。要發浮出。即上電勉求之。意。

直貫到顛覆。凡病者于危迫時不得已而用毒藥。愈則棄之  
故曰比于毒。

語脉夫人情離一月之憂患。每以終身不忘。而獨怪所與共憂

患之人。至安樂而輒相棄也。亦記昔相與為生之日乎。子惟  
知我。惟知子。同作息也。共飢寒也。有餘則相與積之。不足  
則相與忍之。蓋方俱死則俱死。亦謂生則俱生。而辛勤蓄聚  
之後。自覺家業之漸就矣。天無勞而不償。人有勤而得逸。而  
飽煖康寧之浚。恩情之中。絕何處。非惟無恩。而怨毒之相加。  
太深。葑菲之美。不采而棄之。有如荼毒。湮流之清。不脣而遠。

之若有鳩毒昔之勤勞求生育也。今之棄捐為既生育也。勉亦期終碩。躬而執意努力成家。不過達其際。離之路。惟粹誠不堪中饋。而不念繁華速盡。俱銷落於勤苦之中。願覆而化離計誠出於無奈。生育而棄絕。哀竊怪其無因。夫亦婦諸時命之認而已。

末章

**旨趣** 此章以首二句與下二句言物可棄舊而從新。夫婦不可圖新而厭舊。悅濟是形容他暴戾氣象。詒肆非止治家勤勞。乃責以難任之事。欲伺其不及以為難端也。來墜來嫁時也。

初嫁來時。接禮之厚。不言可知。故但言念其來墜。而語意含蓄。有無限不平意在。

**語脉** 為旨蓄者。非其甘嗜之也。亦非欲久以之也。亦曰冬月無所得新。聊蓄此承乏耳。是其為御冬謀也。備矣。勉若此。庶幾免于戾矣。而猶然洗瀆加我。豈我昔日來時不見收恤乎。而孰知今日之舊人。即昔日之新人也。其間情態。豈難記憶。而真已忘之耶。曷不舉昔者間閨命駕之時。試一躊躇。其景象。曷不舉昔者執手成言之日。試一想象。其衷情。當是之時。正所謂有無。勉之時也。正所謂有鞠顛覆之時也。爾



之情則若有憐予而置之逸者且得如今日之以沈清相加  
乎勞肆相詒乎往者余誠不揣其何故而以此而今固凄然  
可念矣蓋新知伊始葑菲之根莖未變新入心為寒心因得以備窈夫燕昵  
之歡寵嬖無人涇渭之清濁莫分因得獨接夫慙勤之好如  
今日燕爾之私新媵自以為親得之于爾此情此景余固一  
一而熟試之于先今日如兄如弟之樂爾又自以為所獨鍾  
于新媵撫事追思爾亦嘗一一而預授之我矣余向者固自  
以為恩情既洽終必無渝易之時而爾亦且有信誓在前期  
無負乎百年之後何意他人入室而故婦去闈今昔之悲歡

頃易而當年之故態竟一撫之而一增悲也爾真遂不一念  
耶

碎義語曰雖有絲麻無棄管蒯雖有姬姜無棄熈悴百當御窮  
千古同慨免死狗烹鳥盡弓藏為此詩者豈有所發憤于此  
而畏此罪罟故托為棄婦之詞乎不然何言之慘也

式微全章

旨趣通詩是激其君以歸為恢復非怨詞乃激詞首云式微言

適當其微也舊講兼君失國臣失位然只有失國言以悲君  
之微也歸非徒歸有歸到本國而先復舊物意胡不云者義

言紀默露  
氣激之也。中露言上無庇泥中。言下無止無天可戴。無地可  
立。是諷切衛人不救意。

治脉式微之詩。黎臣所以激也。其告君以為日者。二三臣子不  
能共保社稷。而使君暴露於他國之野。試觀麥秀漸之。禾黍  
離之。霜露蒙犯。風塵淒其。微矣哉。君若臣目相視而不忍言  
也。微矣哉。君若臣心相吊而無能為也。倘今日歸而邀惠生  
靈。悉帥散賦。以決此勝。是臣之上願也。即今日歸而控告宗  
國。乞師問罪。以殲此虜。是臣之所甘心也。夫寧不見荆榛之  
可畏。而猶然居此域中。夫寧不見中露多濡。而故乃傍人宇

下。亦曰。惟君之故。且庶幾拭目以匡我寡君耳。而不虞無賴。  
此不歸乎。安待哉。君其歸乎。倘稍有振拔。尚當魚國而有國。  
君而止。此恐無俾光復。臣雖有君而無君。幸自決以圖存。  
君之隸也。主憂臣辱。臣知之矣。主辱臣死。臣所待命也。不然。  
而胡為乎中露也。胡為乎泥中也。吁。黎雖不國。有臣如是。可  
魚存乎。

旄丘全章

古邶。此詩委婉多諷語。而立言亦有次第。重看靡所與同。句始  
望之。既疑之。三微諷之。四乃切責之。總是黎臣因衛不見救

為微寓諷意也。要疊之相承說。

**語脉**

旄立黎臣之婉詞也。彼謂天禍黎國。使有狄難。力不能存。全而未拯于衛。則在衛也。却狄之功。顯存亡之德。大吾意。衛師西下。指日可待。而胡為登彼旄丘。多節且誕矣。時物既變。則在衛已久。而望救之情切矣。叔伯諸臣。何多日乎。何其處乎。又且久乎。則或者謂強敵非偏師能挫。故控于大邦。徐協謀而收萬全之功乎。若果有與也。用兩國之兵。而成一國之功。則衛之為計深也。然果其有與也。定計於兩言。而約兵於數日。何衛之舉事速也。意者師徒方整。他故轉生。憂來無方。  
設為疑情。正是救地。

遠與行會。彼方自為計也。而駭為修救於廟堂之上。國既無安閒之日。莫暇皇。恤鄰國乎。向使外無納從之計。內無憂國之寔。高枕而視鄰國之亡。怠荒而失事機之會。俾戎蠻生心。兄弟失援。衛不其然。不然。則亦未觀我孤裘爾。客久而救不至。匪車不東也。持以叔兮伯兮。恬如也。漠如也。豺狼之慘。曾不足稍諫其同仇。狐兔之悲。曾不足稍關其同患。惡知不指救災之義為魚名之師也。故雖有議論也。而倏甲可倏乙。否不主於相濟。而至于標諺。主於傾軋。入持一意。靡所得其意見之。昭合入歲一心。靡所測其心。膽之潛孚。德衰各別。同意。

中造不同之端。安望謀斷相成。不同中偶作與同之想。執流  
離可矜。竟付充耳。其如衛之君臣。何叔弓伯弓。倘亦再計之  
碎義瑣尾。言君臣失國。氣勢蕭然。威靈不振。乃流瀉漂散。之子  
也。瑣尾。搃在流離。上見言因。若若此。聞者撫膺。况憐國乎。除  
非耳聾之人。哀然不聞。方安然不救。還有激其來救之意。  
屢稱叔伯。尊親之也。充耳瑣也。不應便以耳聾為訓。

簡兮全章

旨趣簡兮詩。人固是慢世。而意思沉遠。不可過作傲視放達之  
言。此人以極暢快之語。寫極鬱結之情。真所謂以長歌當痛

哭者。

語脉簡字是通章脉。簡兮者。坦。施。正如孟子紳。有餘之  
意。前三章開說。不必粘定舞上講。以方將字照錫爵。恰是舞  
之始終。萬者。舞之總名。非文舞武舞之總名。日方中而在公  
之前。慶上慶。已居然是一舞入。亦無不屬目矣。侯。就形  
体。冠吾言。亦帶儀度。不拘說才。備重在御馬一邊。萬舞直其  
本分事耳。公庭。正是在前上慶。有力二句。一連說。言出其勇  
力。以執轡。而罄控。無不如意也。執籥以通中聲。秉翟以飾  
德容。皆舞中事。赫如渥渚。以技藝得逞。無所愧怍。而見於顏

色如此。工告樂備。則主人獻工。主人宰夫也。然必錫之於君。故曰公言錫爵。公言重親命也。云誰之思。二句從公言錫爵。落下現有公在。而思乃在西方之美人。此是何意。彼美人兮。二句正寫其思中。駘宕欲往之緒。不專嘆其遠也。云誰二句。已完末二句。有答嗟嘆羨綿邈。低回情不能已。處非嘆其遠而不得見之謂。西方以地言。而時自在其中。碩人本意到此方自家說出。有少感慨。

**碎義**嘗讀衛詩至簡兮。未嘗不掩卷嗟悼也。豪杰生不逢時。何至雜之俳優之列。然而伶倫賤技。高人多寄迹焉。衛有伶人。

其自謂曰。簡兮簡兮。萬舞吾事也。日中吾時也。上慶吾地也。伶之為伶。如是已矣。然而不能嘿也。翹首於公庭曰。夫伶人天下之碩人也。公試易我舞。進我御。如席者如組者。殊不似伶人。公試退我御。還我舞。執籥者秉翟者。依然一舞人。公庭之耳目。若驚碩人之顏色。名壯公言錫爵。夫公庭之上。飲公一爵者。即伶人。試觀此三語。親聆斗酒。立盡碩人之傲。寵何如。自喻遠志。又何如。而謂當今之世。尚有賞心樂事。足勤碩人之思者。北山之榛。隄之苓。碩人之思。夫亦各有在也。惡乎在。西方之美人也。美人作而聲華。采頌四國之人。

言。文。試。令。一。觀。其。光。而。當。有。何。操。以。獻。諸。彼。也。美。人。作。而。流。風。  
餘。韻。起。百。代。之。瞻。仰。誠。得。生。同。其。地。而。當。推。何。澤。以。賜。諸。我。  
也。嗟。彼。美。人。其。西。所。為。鼓。式。燕。之。瑟。笙。者。兮。其。西。方。所。為。陳。  
行。賓。之。旨。酒。者。兮。我。安。得。出。翩。翩。絕。世。之。技。婆。娑。美。人。之。側。  
發。揚。自。得。之。容。稱。觴。美。人。之。前。耶。名。有。借。低。回。于。萬。舞。以。  
曲。寫。其。深。情。寄。沉。酣。于。一。爵。以。妙。騁。其。獨。往。而。已。嗟。乎。美。人。  
不。見。而。欲。使。余。袞。衣。危。冠。局。曲。于。蠅。營。蟻。悅。之。地。何。如。當。前。  
一。卮。酒。哉。

泉水全章

音。趣。通。詩。都。是。意。中。語。出。宿。飲。餞。肥。泉。須。漕。忽。神。往。矣。詩。首。  
固。非。真。謀。之。人。但。其。謀。是。謀。其。歸。非。謀。其。不。歸。也。通。詩。不。可。  
歸。之。意。衛。女。口。中。並。不。說。出。一。章。發。其。謀。之。端。二。三。章。遂。  
謀。之。曰。昔。我。來。嫁。也。宿。于。涕。餞。于。瀕。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  
矣。是。以。禮。緣。人。情。使。得。歸。寧。非。無。謂。也。我。以。是。請。問。我。諸。姑。  
俱。有。九。出。于。思。皆。是。情。出。于。謀。皆。是。義。  
以。及。伯。姊。豈。為。紀。禮。也。哉。而。止。我。也。如。果。行。也。當。宿。于。干。餞。  
于。言。脂。牽。其。車。駕。而。之。衛。耳。豈。干。義。有。瑕。乎。無。也。是。以。思。肥。  
泉。而。永。嘆。思。須。漕。而。悠。不。如。何。日。出。遊。其。地。以。慰。我。靡。日。  
不。思。之。憂。也。哉。只。如。此。叙。過。而。不。可。歸。之。意。自。在。

語脉泉水之咏。女子之善懷也。謂宗國之思也。無方。而若有方。以制之。所為酌。無方。有方。間而善用者。謀貴周也。泉水且流。淇矣。歸衛之計。孰不謀。而可為。欲謀也。孰舍諸姬。而可為。妾矣。諸姬未必謀。而適行也。聊試進焉。而與謀乎。此一役也。有為昔之父母一說。又為今之兄弟一說。願念自出宿于昔。而我已在涕之外矣。自飲饑於昔。而我又在福之外矣。饑終而女子竹矣。而父母遠矣。而兄弟抑又遠矣。我誠肅然。此一遠焉。而得不問諸姑矣。及伯姊矣。今若又出宿焉。而我遂在干耶。今若又飲饑焉。而我遂在言耶。饑終而車牽脂耶。而旋

車滿耶。而臻衛適耶。我誠欣然。此一適焉。而不遇有害耶。肥泉猶故也。湏漕猶故也。以昔馳驅之邦。而今成隔絕之域。則所以係吾之深恩者。固有在也。吾能頃刻忘湏漕耶。是非思肥泉也。思肥泉。固所以思父母也。亦非思湏漕也。思父母。乃因以思湏漕也。謀之諸姑。不可矣。謀諸伯姊。則伯姊亦不可矣。遠父母之邦。而莫伸夫婦寧之情。憂之。所以不可解也。先王之禮。而自猶夫攸遠之戒。義之所以不敢出也。是肥泉之思。徑自思耳。湏漕之思。亦自思耳。于其止而見其為父子之恩焉。于其止而見其周男女之防焉。此其先王遺化之也。

首章

音趣 泉水亦得東注。與女心安得忘情。玩一亦字。分明謂水之不如也。有幾許感慨。謀只欲酌其情義之當。尚未說到害義。處。愁緒萬端。莫可誰何。故詞若疑而未決。聊之云者。姑且謀之。亦知其終不得遂。而且寬其思念之情也。

二章

音趣 此是追昔采嫁時事。而問之諸姑。重在不可歸上。蓋惟知其不可歸。故問之也。遠父母兄弟。重父母上。婦入內夫家。而曰遠者外之也。見得父母在。且有時而遠。况父母既沒。將以

何道而歸。諸姑年長于我者。伯姊年偕于我者。問之非對諸姑云々。只是自叙其欲問之意耳。

三章

音趣 此是設言今日得歸時事。亦重在不可歸上。干言是由本國居衛所經之地。不可候作衛地。載脂謂以脂塗車。其用在脂。載車謂塗畢。乃設車干車。其用在車。作文只用脂。其車牽足矣。過臻頂上四句言。不過設言得歸則如此耳。親死無歸。衛之理不瑕。只是得無口氣。全要曉得不服有害意。非到此。總發出來的。聊與之謀。聊字內已了然矣。



末章

旨趣上既謀于人。已斷然不可歸。故發此以寄慨。肥泉衛水。須山○水依然在此○清衛邑。此便含有父母兄弟在。然此思字。與上靡日不思。異。前是欲歸而思。此是不得歸而思。末二句。有冀望之意。概是靡日不思心腸。註安得二字。宜玩出遊。即是歸家。勿作別解。

附參泉水竹竿載馳。皆衛女思歸也。泉水竹竿。作于無事之日。其辭緩以婉。載馳賦于故國淪亡之日。其辭切以怨。夫子備存三詩。而春秋書姜氏會齊。疾于禚。于防。于穀。勸戒昭然矣。

北門全章

旨趣三章總是歷叙已之見困之於人。而終之歸于天也。詩意重君即室人之謫。權名由君不見知。故耳。北門是暗比。不須補正意。終者。據昔至今。乃無計可免之詞。艱即指上貧窶已。烏就即終字意。二三章內外俱困。是相承意。勿分開。此人想是既困于本國之事。又君役之以奔命于王。事云云。

語脉蓋嘗讀四牡皇華之晏歌。出車杜杖之勞。求其身之有勞。無弗恤也。其心之有懷。無弗知也。此詎廢而世始有顯天而悲之。臣子矣。為之咏北門曰。我今日之所處者。何地也。所歷

者何境也。蓋北門矣。幽陰景象。幾于不覩天日。我之境遇。殆  
類是矣。然使祿養少充。猶可自慰。而窶焉無以為禮。貧焉無  
以自給。難且益甚。人莫知焉。則造物弄人。賢者不免。人其如  
天何。而猶未也。王事且遠。我以為有王事。即賴有我。有我即  
魚。辭于王事。故分王之力。宣王之猷。為王懷弗及之慮。為王  
切靡監之憂。而猶未已也。夫遠我者。而獨一王事也乎。我政  
事。又一埤益我矣。以為有政事。即賴有我。有我即魚。辭于政  
事。故廢事之禁。任事之鉅。以事而忘燕之休。以事而耽慘  
慘之略。而罔有極也。夫益我者。乃復有此之政事也乎。我且

也。夙夜在公。不違教居。心之憂矣。聊以行國。我入外而室人  
編責我者。夫我窶室人諒之。我貧室人共之。我艱。室人知  
之。室人而何以責我也。曰我從事于王也。我效命于國也。自  
勞而計拙。室人謂我愚也。家微而入薄。室人謂我左也。仰我  
也。望我也。我給之不足。而相泣而怨訕我也。嗟乎。室人也。乃  
亦復如是也。我然則止此。一我耳。獨賢簡于我。祿養又注于  
我。俯仰之際。何唯我之多虞。葵藿不待我之過。蔬水不給。又  
我之辜。覆載之間。若唯我之為隘。非槩然付之于天。其將奈  
之何哉。

最苦是牛衣對泣時

北門全章

奇趣詩中風雪依鳥。非當時真有此事。特借北風雨雪以狀其  
愁慘之時。借依鳥以下其危亡之兆。見去不可不速。便見危  
亂將至。不必明言謂是欲速去之故。同行同歸同車去者。衆  
矣。國危矣哉。重魚字者。其虐其邪。言尚可以虐居其位耶。尚  
可與邪人共事耶。只魚去便是。不必以邪作徐。

語脉風疾而有聲。則不止於涼雪霏。而密則不止於雩。見禍  
亂之愈急如此。依鳥之類。為不祥。非一而用。又行政之類。  
為不祥者。亦非一。莫匪即註無非二字。猶云赤者皆是依鳥。

者皆是鳥也。見微而作者哲人也。見著而作者凡民也。衛  
事如此。而猶不去。則是不辨依赤而鳥黑也。賢人愛友而  
忘國事。亦不可為矣。

碎義衛之當時。仕亂朝。則咏北門去亂。世則咏北風。朝無樂仕  
之臣。而野多去國之氓。大約紀綱廢弛。國勢凌夷。氣象日促。  
而人心日離。君子謂北門之慶。困忠怪也。北風之去。亂知士  
也。夫子錄詩。而二詩並列。詎得無意乎。

靜女全章

奇趣衛君無道。夫人不德。故其時淫風流行。如此曰侯於城隅。

又曰自牧。皆是野合。而為境外之蕩。不守閨中之訓。說擇女  
美。得其物而美其人。也。美人之貽。美其人而及其物也。彤管  
是女子之右。珮萋則摘野物為戲好。

**碎義**

靜女者。非美稱也。淫者以顏色相逐。見其態度而加之名。  
目若解作專靜之靜。則不作淫態矣。侯者。家約也。城隅。可約。  
則何處不可約。即此見淫風盛行。公然無復顧忌。由城隅而  
牧。則鏡逐于野矣。歸萋非真以此為貽。只是淫女偶以此相  
戲。而男子以為貽爾。上節是愛其物。下節是愛其人。下節是美其  
人。因愛其物。俱是相愛之情。溢于物外也。古詩曰。佳期約。

在黃昏下。不見君來。淚滿襟。即首章意也。又曰。眉黛奪將萱  
草色。紅裙妬殺石榴花。即是二章意也。此衛鄭二風皆謂之  
淫也。

新臺全章

**旨趣**

此詩總是為齊女言。所得冰兩求。止言齊女之失配。而不  
言宣公之瀆倫。自是詩人溫厚之旨。泚洒皆從水義輯錄。  
謂鮮明高峻。皆水中塵影。臺在河上故也。蘧篠威施。非宣  
公真有此疾。只國人惡之。而以惡疾狀之耳。蓋既無人道。即  
不成人形。不鮮猶言豈不鮮也。是少有的人。不能俯不能仰。

極醜之上詞。以其俯仰有醜也。

語脉

從來淫慾者固多。未聞以翁媳大倫而可噴者。故聖人不

隱其事而著之于經。使人知所懲也。然後世如楚平王而納

太子建之妻。唐明皇而納壽王之妃。相沿惡習。不一而足。厥

後楚平王有鞭尸之禍。唐明皇度起。漢陽身竄。西戎喪失。天

下而衛宣之子。伋壽皆為所殺。惠王奔齊。而懿為狄所滅。此

三君者。其報一也。覆轍在前。竟不知懲。亦獨何哉。

二子全章。一章見其去而憂之。二章見其不歸而疑之。況上其景是

模寫渡河之時影。與波光相上下。以見顧影可憐之意。哀痛

之詞也。

語脉。伋壽父命壽先死。一往不返。蓋有獨至之性焉。廢長立

少。豈正命哉。伯夷逃之齊。終棄其命。而造兄。未嘗有以陷父

不義。非之者。伋壽即不得比。二子之無怨。爭死不悔。亦足道

其芳獨矣。論者以壽無救于兄。而重父之過。伋當逃避。使父

無殺子之名。此平居中庸之論。豈嘗設身以處。深原其大不

忍之心哉。

碎義。且宣公以齊女故而甘心於二子。二子者。俱惡傷父之志

相繼死。亦足悲矣。詩人作歌以傷之。嗟哉二子。自中媾之。言行而如齊之命下。是子之乘舟也。遠望齊庭。既踟躕而不。能進。回思故土。渡惆悵而不敢歸。往耶未耶。影沈。其無着也。羈旅之消條。徒掩映于波光。嗟哉二子。翱翔上國。秉節齊庭。手足相救。骨肉相依。共逝也。遠道豈不憂乎。河山不改。二子之行迹無憑。哲人將止。予心之永懷獨切。一子先去。吾竊疑之。而况乎其相繼以去耶。吾未知其所。稅駕也。憂逝中。來不可斷絕也。二子繼去。吾愈疑之。而况乎其繼而不返耶。吾未知其所。歸宿也。心之憂矣。豈不憂有害也。蓋以百年易。

畫之身。一去以塞君心。去者固無雜色。以百姓不平之意。顧影以思公子。思者自無已時。吁嗟二子。卒使我悵望天涯。不知涕泣之橫集也。噫。是詩作而千秋萬載之君。猶令人悲憤。而歌憑河以吊之者。况於當時之民乎。其感慨可勝道矣。

鄘風大意

共姜守義。故首相舟。衛文之徙居。中興賢君也。定中所出。作也。大夫之見賢。中興賢臣也。干旄所由作也。自相鼠刺。無儀而陽教衰矣。牆有茨。偕老鶉奔刺。姜宣淫于上。故衛大夫妻有桑中。庶人妻有蝦蟆。而陰教衰矣。惟載馳一詩。女難出于

宣姜而礼循夫先王見風化在人未殘不以母之惡而及其女也

栢舟全章

肯趣其意以舟必不可去水與女必不可以他適栢舟不堅徵只取有定在之意而髦借之以暗指共伯髦剪生時胎髮為之長則垂于冠之兩旁不忘生育之恩也父死既左母死胎右特有旅特之義而訓匹者統治之謂亂也語意比前愈迫母也二句言其素有深恩而不見諒此訝之也望之也不可太說壞母氏

語脈

以

兩髦為言知其有幼許婚亦有幼而殂也我儀謂作我

之儀刑也刑于寡妻正是儀處我特者獨也獨有此而無

二也從一而終正是特字而我字宜玩

附攷

按鬻侯既葬而共伯始卒則欲嫁共姜者其姑也而舅不

與焉父母舅姑之通稱也兩髦乃子事父母之節蓋言于共

伯之母之前故以兩髦動之

牆茨全章

肯趣

每節起興而皆以牆有茨是入道刺榛之意中葺材木橫

構于堂之中喻宮中之濁亂也此二字包得許多醜事在內

但不可指出来說。詩人不言之言乃所以深言之也。

碎義宣姜本伋之妻也。一失身於宣公而為新臺之有泚。再失

身於公子頑而為中冓之不可道。蓋由其節義虧缺于前。是

以無所顧忌。於後耳。以其身處于污穢而不辭。則亦無復羞

惡愧耻之萌矣。

附攷昔人有言曰。有女戎必有男戎。今宣姜媚穢閭弄。女戎成

矣。然則狄人入衛。厥有由哉。周之沒如幽王嬖褒姒。任奄人

而卒兆犬戎之變。亦此義也。

借老全章

首趣通詩以不淑二字為主。開口下借老二字。是詩人史筆性

借老則宜象服下二節之服皆不宜矣。故怪其為天惜其為

美媛

語脉風人之口諷刺甚微。言其淺夫亦有深者。不可歌也。言其

一身夫亦有一心者。不敢歌也。咏借老者。以為今日言之子。

吾且思君子嘗見結褵之約。琴瑟之友。緣歸就其豐者。先儀

愛其治者。嗟乎今日之人情。止用其穉耳。在乾坤之定構。故

用其老不老。則其數不完。不老則其光不烈。則知君子所欲

借之子者。非欲為天帝馬。留光華之脈。非欲為邦媛。鳥不遇



惟淑是重爾淑則奇醜反以益德不淑則治容祇以誨淫戴  
○若○非○群○王○山○頭○見○會○向○瑤○臺○月○下○達○  
之子以為天而知子負天矣誦之子以為帝而之子汚帝矣  
媚之子以為媛而之子誤媛矣子之不淑夫何言即  
碎義通詩但述夫人服飾之盛容貌之美止有子之不淑一句  
是微刺之而亦未明言其事但以君夫人而曰胡天胡帝曰  
邦之媛輕忽褻慢孰甚焉

首章

首章借老者與君共承宗廟者也故因制為副笄六珈之祭服  
故必本借老之德方心無愧怍而形為山河委佗之容始宜

此象服象服即副笄也服以章德故曰象服如山句形容  
委蛇之狀宜象服即是借老宜之委蛇二句不過鋪張盛服  
居尊氣象耳不淑是無借老之德也有德斯有容以稱其  
服否則雖有象服亦祇見其不衷矣故曰云如之何  
附參副編他人髮假作髻形加于首上笄簪也其端刻鷄形橫  
于簪頭功笄頭所懸玉其垂有六副旁有笄，上加玉作三  
件一串看

二章

首章此句二句是服飾鬢髮一句是容貌王填二句是服飾揚

且二句是容顏。其之其字指宣姜言。胡然二句。本上容服來。就入兩罕。見上說。天與帝以鬼神言。即所謂渺々忽々若神仙然。

**辟義**翟雉。名曰刻曰采。畫即今之刺綉也。以其文象翟羽。故亦以名。不脣髦者。是箔之不用。非以此為不脣也。翟衣青質。五色以備玉之瑱。以玉為塞耳。係之以瑱。而當耳。亦以養聰也。象掃。若今之篋子。蓋男女通用。乃佩于身。以備剔髮之垢者也。揚眉上廣。上字即高字。廣字即長字。允眉下而盛。則醜惡。故上廣為美。

三章

**音趣**上章翟是祭服也。此章展是禮服。亦象服中所有也。蒙彼句言。以展衣覆于締綵上。以自斂飾也。不然。以之見君賓。則居已于簡。而示人以褻矣。清揚二句。作三件。此言其人。非謂色之美也。展如二句。串說媛畧。重在色。而粘服上講。方有斟酌。不可另作色之美看。胡然而天。胡然而帝。以恠異之。展如之人兮。邦之媛也。以賤褻之。所謂子之不淑也。

**附參**蓋嘗讀古之詩。聞后夫人之德。蓋有美淑女之好。速衰窈窕而不淫者。不聞有以容相矜。以意相駭。如衛詩之刺夫人。

也吁嗟乎龍窠燕尾天作其孽胡帝胡天詩蓋不能無怨歎  
鳥不然高唐之女洛浦之神古之騷人才士往往索精流魂  
怦、鳥如有所繫不以好色愛想者有幾人哉

采唐全章

**首趣** 妹即妹邦唐詩麥皆易取之物以喻姜弋庸易許之女桑

中蠶妾之所聚上官樓閣之通名始通好于桑中終成惟于

上宮 姜齊女也弋宮女也庸鄆女也皆其邑人也

**語脉** 期而要之而送大約衛之陋俗通國皆然故雖縉紳大家

喜談而樂為之古詩曰方喜千年會戒聞五夜窮留連時有

詩詞甚切

限。繾綣意難終。即此意也。聖人著之于經。使知民間惡習。上

之人苟有政事。亦何至于此哉。采唐采葑者。欲遠幽遠行。

其淫亂不敢正言。而託以采此也。蓋姜孟弋孟庸亦托言貴

族。以指所私之人。非必當時定有此三姓之女也。

**附參** 桑中溱洧諸篇。幾于蕩矣。夫子取之何也。詩之篇不同。有

直刺之者。新臺是也。有微諷之者。君子偕老是也。有鋪陳甚

事不加一詞。而意自見者。此類是也。

鶉奔全章

**首趣** 鶉與鶉奔、鶉與鶉疆、鶉性如淫。兩雄相見必感氣相

言。闕。惡。其。亂。也。鵲。傳。枝。而。孕。不。以。形。接。故。曰。鵲。性。不。淫。

附。參。此。詩。是。刺。惠。公。幼。而。奔。齊。長。而。入。國。恬。不。知。耻。故。刺。

之。曰。我。以。為。元。刺。其。安。然。為。弟。而。不。知。逐。也。曰。我。以。為。君。刺。

其。安。然。為。子。而。不。知。開。也。

備。攷。按。左。傳。惠。公。之。即。位。也。少。齊。人。使。昭。伯。燕。于。宣。姜。不。可。強。

之。生。齊。子。戴。公。文。公。宋。桓。許。穆。夫。人。惠。公。即。朔。昭。伯。即。頑。宣。

公。之。長。庶。而。後。之。元。也。衛。風。至。此。人。道。盡。矣。不。再。造。不。可。

以。國。故。繼。以。定。之。方。中。

定中全章

旨。趣。此。詩。於。營。建。以。前。憇。地。詳。審。緣。營。建。又。憇。地。勤。民。皆。是。秉。

心。塞。淵。處。故。舉。駮。以。驗。富。庶。見。得。操。心。之。效。如。此。詩。中。具。

元。文。公。紅。綸。開。叔。精。明。果。覩。心。痛。積。習。之。非。雪。亡。國。之。恥。有。

一。種。刻。厲。沉。鬱。精。神。在。以。故。蠟。竦。相。鼠。干。旌。之。詩。人。心。俱。洒。

然。變。易。詩。人。以。塞。淵。二。字。摹。出。最。可。味。

語。脉。昔。衛。之。舊。都。戎。狄。薦。食。草。莽。蕪。穢。文。公。是。以。有。楚。丘。之。徒。

想。其。寄。慨。於。式。微。而。憤。發。鳩。工。故。不。敢。違。時。以。集。事。而。必。夜。

考。定。星。雖。有。征。繕。無。傷。農。功。矣。亦。不。敢。隨。方。以。拓。制。而。必。盡。

揆日景雖云草昧無失地勢矣且也興禮樂於百年樹榛栗  
 于斯飭俎豆于斯樹椅桐梓添于斯伐琴瑟于斯望治者遠  
 自建不拔以為募植材者良且鞏不傾以為構則此時之占  
 星測日猶浚也始之望景觀卜其音宇固已周其替疑固已  
 豫矣不見其望楚而及于堂乎襟帶皆雄邑也不見其景山  
 塞。淵。意。緒。  
 而及於京乎綿亘皆名山也而更于桑之有阿者觀之以禪  
 與區卜之無咎者決之以徵神眷今而後臧可知已而且也  
 方春倣載之初正靈雨祈興之侯樂哉居民不勸而趨可知  
 已而吾侯聞之而歡見星而起且命倌人星言風駕說于桑

說于田也此其心真有通萬姓之饑寒于一已而不屑以  
 虛文飾政者可不謂塞焉而寔乎淵焉而深乎然匪直曰一  
 夙駕之行乘田之說足以盡公之心已也吾想一民一物寄  
 命此心行見無窮之至意靡所不徧無盡之心思無徃弗被  
 故民之咸育于仁者不知凡幾而吾試驗之于庶物之咸  
 若于化者又不知凡幾而吾試驗之于馬政則馬之駉者駉  
 而牝者且三千焉况有不盡于駉牝者乎其蕃庶又可勝道  
 哉蓋經綸起于一心而勵政勤民固秉心之所以肇其始王  
 道通于凡物而生養蕃息即國賦名可以考其成衛之式微

由茲再造。端自秉心始矣。

晉章

旨趣定之四句。文平而意寔貫。如云審此時可作室。而必辨方以作室也。定星昏中。正是營室時候。此時民事已畢。故曰定中。楹鼻在室基中間。日出則影西倒。日入則影東倒。以繩正之。而東西向定矣。午則日行正南。而集影北倒。以繩正之。而南北定矣。此皆作楚宮時事也。楚宮謂宗廟也。楚室居室也。種植名營建中。所不可廢。但其兩楹必取。可以充籩豆。伐琴瑟。隱然闕禮樂大用耳。若謂禮樂必待此興。便是呆話。樹之三句。是美其綜理之周。爰伐

琴瑟言異日可伐。以為琴瑟耳。非曰琴瑟必有待于此也。

語脉

立國有規模。規模在一時者不嫌。詳計規模在百世者不

嫌。蚤計衛有狄禍。社稷寔不血食。而故宮殘破。奚問禮樂哉。

自文公改宅楚立宮。則楚宮室則楚室也。吾見其作之以定

中。而揆之以日影。仰視天文。俯察地勢。星紀協候。土圭正

時。令順矣。而會陰陽之和。以鼎建庶。鞏宸居。民力便矣。而當

子午之位。以向離。益光堂構。異日者。先三物而教。讓合八風

而導和。非此宮此室耶。若之何。弗蚤計耶。籩豆有寔。取諸榛

栗。則公楹之琴瑟有材。取諸椅桐。梓漆。則公楹之蓋。公方華

言系里宮  
路監縷以放山林而不易之以文明不新之以制作則何以  
光上下何以燕幽明夫樹木者俟十年而厥材孔良儲用預  
之計在于樹入  
也積德者俟百年而衆美既具取資廣也此之為謀更出於  
乘時審勢之外而楚宮楚室指日間其一變為禮樂之區矣

二章

旨趣升彼三句重一楚字不與堂對者要知楚立可興禮樂之  
大邦振富庶之大效畢竟從虛以望而因及于堂也望是  
望一國之勢看道可立國否國已定在此又不知山之向背  
何似故又用景是以心度日之影不用樹集蓋樹集止正

宮室方面此先正一國之方面也望楚又望堂者恐大勢  
有完不完也景山又景京者恐方面有正不正也降就下  
處言非泛山上下來觀桑是觀土之宜桑否宜于桑必宜于  
田故以桑驗土宜謂民之所資也望景觀下止求後來好  
故之始說後來果然好允城隱之指民安物阜但不必與下章粘合  
語脉自熒澤敗績衛戩不國康叔舊壤虛無人矣當是時扶鋤  
而起為得地於負擔免於中露亦已足矣宜未暇慮及終  
城否何如也而我公則以為開國承家形勢為先而向背  
宜則方面不可以不正利用厚生土宜為本而吉凶異象

詩經卷二 國風二 卷二

神謀不可以不從。於是升彼故墟。既望楚丘矣。并堂邑而亦  
望焉。測彼日景。既景夫山矣。并京丘而亦景焉。猶未也。桑姑  
不宜土于何有。降而觀焉。觀而及於桑焉。土宜察矣。而猶未  
也。卜兆不吉。國何以定。稽而卜焉。卜而云其吉焉。神謀協矣。  
望之既周。而山京之向背。悉當。觀之既詳。而鬼神之迪。吉潛  
孚。終焉之臧。不于望。景觀卜之初。而可信也。哉。夫始之謀。不  
敢苟而既。憂乎終之臧。不可知而已。驗于始。文公中興之  
烈。亦偉矣。

未章



